

# 《教育学参考资料》

第一辑

(关于教育本质部分)

天津教育学院

干训部

1982年10月

# 目 录

一、关于教育本质讨论的情况	李克敬整理	1—5
二、论教育本质和职能	周玉良	6—12
三、教育本质与归属	内蒙古师范学院 斯乃铮	13—18
四、谈教育的性质	上海市育才中学 段力佩	19—21
五、谈谈教育与遗传、环境的关系	丁裕超	22—24
六、中小学教育的双重任务与全面发展	李晨	25—30
七、马克思的异化理论与人的全面发展	东北师范大学 王逢贤	31—37
八、正确理解、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教育研究》记者	38—43
九、关于教育工作方针的几个理论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 厉以贤	44—49
十、对毛泽东教育学说的几点认识	北京师范大学 厉以贤	50—55

教育本质的问题是教育学中一个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二十多年来，我国教育学界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在阶级社会中教育具有阶级性、历史性，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近年来，教育学界就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现将讨论中所涉及的一些争论问题综述如下，供读者参考。

### 一、教育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

一种意见认为，教育是培养思想品德、传授知识技能的工作，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它是由政治经济所决定，又反过来为政治经济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出的教育决定于社会关系的著名论断，在历史上第一次指明了教育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列宁也多次批判过教育可以“超阶级”、“超政治”的谎言。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的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与一定的政治经济的相互关系的原理，完全适用于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这些论述，都深刻阐明了教育的本质规律。

一种意见认为，作为有目的有计划培养人的教育是一种包括意识现象和物质现象在内的复杂的社会现象。教育过程中不仅进行着精神生产，而且进行着劳动力的再生产。教育者的教育思想和受教育者所获得的思想品德、知识技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但教育者对受教育者所进行的培养教育工作本身，都是物质运动的过程，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实践活动。把这种与物质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劳动力再生产过程单纯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从来不把教育列入社会意识形态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大量著作中也找不出教育是上层建筑的论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教育决定于社会关系、教育不能“超阶级”、“超政治”的论断，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提出来的。它深刻揭示了教育同政治经济的关系，对教育实际工作起了并将继续起伟大的指导作用。但由此并不能得出教育是上层建筑的结论。相反，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经济学著作中曾经多次指出教育是与劳动力再生产密切联系的社会现象。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指出：“要改变一般人的本性，使它获得一定劳动部门的技能和技巧，成为发达的和专门的劳动力，就要有一定的教育或训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第一五五页）。列宁在批判俄国民粹派分子米海洛夫斯基时明确指出：把上层建筑范畴的事物，看作同子女教育一样永恒的范畴，这是“资产阶级”的见解（《列宁选集》第一卷，第二十二页）。用毛泽东同志关于文化与政治经济的关系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观察教育问题，有助于正确理解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但教育不等于文化、也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仅仅揭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而不揭示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是不能正确认识教育的全部本质的。

## 二、教育是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

第一种看法：教育是社会的上层建筑。这种看法认为，教育虽然是各个社会所共有的一种普遍的永恒的社会现象，但它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被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所代替，一种教育类型就改换为另一种教育类型，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和形式都发生根本的变化。教育目的在整个教育体系中是基本的、决定的因素，居于核心地位，对内容、方法和形式起制约作用，它是教育本质的体现。而教育目的是由统治阶级的政治经济利益决定的。教育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的传授也取决于统治阶级的需要。教育通过培养阶级接班人为政治服务，就是为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所以，教育只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并不是说教育不与生产力发生联系，而是说教育是通过为政治服务作用于生产力的。教育为政治经济服务也并不排斥对教育遗产的保留和吸收。这种保留和吸收是上层建筑独立性和继承性的体现，并不是反映教育本质的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是这种独立性和继承性的政策表现。“四人帮”提出的“上层建筑全面专政”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基础与上层建筑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篡改。从理论上正本清源，肃清“四人帮”所散布的流毒，只要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来面目就可以达到目的，而无须对教育是上层建筑这一本质产生疑虑或有所非议。

第二种看法：教育的基本方面是上层建筑。这种看法认为，教育诸因素中，教育的方针、路线、目的、制度，教育的领导权和服务对象，政治、哲学观点，思想教育和某些学科的教育内容等是体现教育性质的基本因素。它们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具有上层建筑所共有的全部特点；它们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反映，社会经历了五种基本经济形态，就有五种与之相适应的教育；一定的教育又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对社会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某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发生变革时，教育基本方面也随之发生变革；教育的基本方面不直接同生产力发生联系，而是通过生产关系的中介与生产力发生间接联系。凡此种种，说明教育的基本方面是社会的上层建筑。

但教育的诸因素中又有一些各阶级可以共同利用的比较稳定的东西，如教学内容中的自然科学部分、社会科学中客观真理性的知识和所反映的客观事实、语言文字工具、体音美的技能技巧、教育制度中的人学年龄和教育结构、某些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和教育的某些原则方法和教学手段、人们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以及某些教育教学规律的认识等，并不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们或者直接反映了生产力的状况和要求，或者反映了教育对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制约性，或者反映了教育同社会生活多方面的联系。如实地肯定这些非上层建筑因素的存在，对于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都有重要的意义。但这些因素并不体现教育性质，最终决定教育性质的还是经济基础、生产关系。生产力对教育提出的要求能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延什么方向实现，要依生产关系许可的程度和范围而决定。因此，不适当强调教育与生产力的直接关系，甚至把教育等同于生产力都是不全面，甚至是不科学的。

第三种看法：教育一部分是上层建筑，一部分不是上层建筑。这种看法认为，教育受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制约，从来就有两种社会职能。教育的一种职能是传授一定生产关系所要求的社会思想意识。在阶级社会中，凡与教育教学的思想政治方向有关的部分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属于社会的上层建筑。教育的另一种职能是传授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劳动经验和生产知识，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教育中凡与生产力直接联系的部分都没有阶级性，都不是社会的上层建筑。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社会职能是显而易见、人所熟知的，教育

作为生产斗争工具的社会职能却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辩证发展的历史过程。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和自然科学发展水平还不高，因而以传授间接经验为主的学校教育与生产力的联系是不明显、不密切的。十八世纪产业革命以后，资产阶级把教育的着重点逐渐转移到为生产斗争服务上来，使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近三十年来在发生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教育与生产力的结合更是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生产力对教育的直接作用表现在：生产力影响教育目的的制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直接影响教育事业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教学内容的改革；生产力的发展推动教学方法的改进。教育对生产力发展的直接作用表现在：把可能的生产力转化为直接的生产力；实现科学知识的再生产。生产新的科学知识、新的生产力。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和生产斗争工具既然是分别由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所要求和制约的，那么，这两种社会职能便难以区分为主次。二者并没有互相隶属的关系，而是独立地、平行地起作用的把教育诸因素区分为上层建筑部分和非上层建筑部分，不仅可以使我们在理论上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而且可以使我们从变化了的客观实际出发，深刻理解教育职能着重点转移的客观过程，使教育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第四种看法：教育从整体来看不是上层建筑，而是生产力。这种看法认为，在教育这种独立的社会实践活动中，某些因素具有上层建筑的特点，但这些因素最终是由生产力决定的，而教育实践的基本方向与生产力却有着客观的本质的联系。它的联系点着重在生产劳动经验的传递和劳动力的再生产方面。随着生产力内在矛盾的发展，特别是在科学技术参与现代化生产过程已成为生产力中的独立因素的历史条件下，教育已由生产的条件发展成为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独立因素，教育事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近代的世界历史上，许多国家都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以作为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发展的基础，并取得了显著的和影响深远的效果。现在，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研究教育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认为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科学的创见、技术的熟练和生产者的才能等重要因素，经济对于发展所起的作用，不亚于增加物的资本和劳动力的数量所起的作用。因此，教育投资不是消费性的投资，而是一种生产投资。“教育投资”和“人才开发”的观点，在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现代教育对于现代生产力发展越来越大的作用。社会主义教育学应该吸取其合理的内核，并给予科学的说明。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并指明了教育与生产力的直接联系，不过这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片面强调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的期间遭到人们轻率的忽视罢了。实际上，生产力本身有它独立的发展规律，生产力内部矛盾是它的发展动力，生产力内部诸要素，其性质与数量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是变化发展的。现代化的大工业生产对生产力的概念增加了新的内涵。除了生产力的基本因素如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之外，还提出了科学技术、管理科学、技术人才和教育投资等重大的经济因素。这就是现代生产力的新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是劳动力、生产资料、科学技术与教育投资四个方面的要素。“教育投资”的主要意思是教育要与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配合，要通过教育这种手段充分发挥人的能力，为发展科学技术服务。另一方面，通过教育的普及与提高，以提高劳动力的素质，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为此，需要作出长期的综合性的教育规划，需要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作为教育投资，才能使国民经济获得迅速发展。由此可见，以科学技术教育为特征、以高等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教育，作为现代生产力的一个新因素是完全符合生产过程实际的，是人类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五种看法：教育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联系。这种看法认为，教育这种复杂

的社会现挑有它的专门特点。它既不象生产力那样仅仅表示人们在生产中对自然界的关系，也不象经济基础那样在经济上为社会服务，更不象上层建筑那样以政治、法律、美学等思想为社会服务并为社会创造相应的政治、法律和其他设施。它是通过培养人才为社会服务的。而人才的培养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因此，教育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密切的联系。它既同生产力的发展有关，也同生产关系有关；既同经济基础有关，也同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有关；既同科学技术有关，也同语言文字等文化工具有关。因此，简单地把教育归入上层建筑的范畴，或者仅仅把它看成是生产力，或者把这个统一物肢解为一部分属上层建筑，一部分不属上层建筑，都不能确切地反映它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学说，对人类是个伟大的贡献。但他们并没有要求人们把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都简单地归结为不是基础就是上层建筑。斯大林曾经明确指出，有的社会现象既不是基础，也不是上层建筑。这就启示人们在思想上不必受这两个范畴的束缚，而从对教育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内在联系的全面考察中，把握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全面揭示教育的本质。

### 三、社会主义学校是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

一种意见认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个论断，是列宁一九一八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提出来的。这个论断的涵义，列宁曾给予明确的解说：“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说，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利于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六五页）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使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首先是指使学校成为摧毁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利用教育同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作斗争，并不是要把学校变成暴力镇压的机关，而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传播和扩大无产阶级的影响，“以利于”这种“镇压”。其次，学校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还意味着学校应该成为完全消灭阶级划分的工具。所谓完全消灭阶级划分，就是指实现共产主义。为此在剥夺剥削者的急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之后，必须不失时机地实行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创造完全消灭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而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度发展社会生产力，恰恰是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之一。学校充分发挥它作为生产斗争工具的作用，为高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服务，就是为完全消灭阶级划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服务。“四人帮”提出“全面专政”的口号，在学校实行封建法西斯专政，是对列宁论断的歪曲，丝毫无损于这一论断的光辉。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是在“四个坚持”其中包括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进行的。因此，在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坚持而不应该放弃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口号。

另一种意见认为，“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被俄共（布）和列宁早已抛弃了的一个提法。这个提法是不准确、不科学的。列宁曾经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叫做“半国家”（《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一八五页）。列宁、斯大林把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概括为暴力镇压的“政治国家”或“半国家”的职能和组织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非政治国家”的、“非国家”的或“非专政”职能这样两个方面。作为另半个“非国家”或“非专政”职能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只有在特定的意义上才能包括在“专政”的概念之内，实际上它和暴力镇压这种“半

国家”的职能有本质的区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而且，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专政工具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前者指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后者指暴力镇压机关。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仅仅把暴力镇压的机关如军队、警察、法庭等国家机器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从来不把组织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机构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为俄共（布）八大所起草的党纲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款先后有两个。其中，在《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的政治部分涉及教育的条文是：“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从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在准备共产主义完全实现的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成为一般共产主义原则的传播者，而且应当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实现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阶级的和非无产阶级的阶层的影响，其目的在培养能够最后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列宁选集》第三卷，第七四六页）这段条文中没有“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而在《9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的条文》中，列宁加进了这样一句话（引文见前）。俄共（布）八大正式通过的由列宁领导的起草委员会起草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纲领》政治部分的《12》中说：“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国共产党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进行社会的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是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在思想、组织和教育方面传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便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一分册第五三六——五三九）这里删去了“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列宁和俄共（布）八大在正式党纲中删去这句话绝不是偶然的，而是立足于对社会主义学校职能的科学认识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做不但在理论上完全正确，而且在政治上十分有远见。一九五八年后，我国的教育文献中大量出现“教育是上层建筑”和“教育是阶级斗争工具”等关于教育本质的不全面、不准确的提法。但即使在那样的情况下，党和政府的教育文件中也没有提出过“学校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的口号。仅仅是在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横行的一九七四年，才由“四人帮”的死党和亲信重新拣起这个被俄共（布）和列宁抛弃了的提法，并喧嚣于一时。粉碎“四人帮”后的今天，我们应该放弃这个不准确、不科学的提法，代之以“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口号，这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对实现工作重点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转移都是有十分重大意义的。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教育学界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分歧还比较大。尽管人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承认教育同政治的联系、承认教育同生产力的联系，但不同的主张所强调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对政治因素强调得多的，对生产力作用的估计就比较小，对生产力因素强调得多的，对政治作用的估计就比较小，二者似乎成反比。与此相关联，人们对经典著作中有关论述的理解角度是不同的，所建立的有关教育本质的理论体系也是不同的。看来分歧的焦点主要在对教育与生产力关系的认识问题上。如果能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的任务出发，联系历史的经验和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的实际，对教育本质问题乃至整个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是可以出现新的突破的。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四期）

# 论教育的本质和职能

周玉良

近来，理论工作者发表了不少文章，对教育的本质和职能问题开展了讨论。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对于提高教育科学水平，坚持教育的社会主义方向，正确执行教育方针，促进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进一步开展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指明了方向。我对这个问题没有作过专门的研究，只想谈一点粗浅看法，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 (一)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它是一种精神生产或是一种物质生产，或是兼而有之？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地正面地论述，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我们找出正确答案指明了道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强调教育因素对无产阶级从“自在”到“自为”转变中的作用，强调教育是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和解放全人类的武器。同时指出：教育是由社会决定的，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共产党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影响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269页）。毛泽东同志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明确指出：“学校教育，文学艺术，都是意识形态，都是上层建筑，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分两个方面，就自然科学本身来说，是没有阶级性的，但是谁去研究和利用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44页）。

教育的本质是一种精神生产，是把人类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包括自然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道德观念，传递给受教育者。这种传递的过程，就是教育工作者对受教育者的精神素质进行“加工”的过程，也是受教育者接受精神产品以提高和武装自己的过程。教育是培养人的。教育“工厂”所生产的“产品”，包括受教育者的思想、品德、知识、能力、技术水平的提高，都是属于精神的范畴。教育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过程，不能成为物质生产，就是原始社会的教育活动，也是一种精神的再生产。当时的教育活动存在于社会物质生活领域，生产过程与教育过程是合一的，生产组织教育组织是合一的，教育活动与物质生产活动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虽然教育产生于社会物质生产活动，但并不等于物质生产；教育对于社会生产力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其本质并不等于生产力。决不能把教育产生于生产劳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历史现象，与教育的本质混为一谈。

在人类历史上，专门从事精神生产的教育机关一产生，教育就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教育是具有强烈阶级性的，那么在教育中没有阶级性意识形态是否也属于上层建筑呢？具体来说，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教育制度、教育方针、培养目标以及社会科学的部分教学内容，是具有阶级性的，应属于上层建筑；但是，教学方法、教学组织、教学手段

以及自然科学和部分社会科学的教学内容，没有阶级性，是否也应归属上层建筑呢？马克思、恩格斯讲到的上层建筑的主要组成部分，如法律观点，哲学理论，道德、艺术观念等等，其中就包括了有阶级性的内容，也包括了没有阶级性的内容。如在法律观点中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哲学理论中的自然辩证法，虽然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解释，但就其本身来说，并没有确定的阶级内容，不同的阶级都可以利用它；文学、绘画、音乐等艺术中，有许多东西也没有阶级界限；在道德观念中，有不少是属于社会公共道德，也没有阶级的因素，如此等等。可见，意识形态中不具有阶级性的内容，都是意识形态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应归属于上层建筑，而且对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也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不同的阶级研究利用这种不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时，却是有阶级性的。资产阶级是从资产阶级的利益出发去研究利用它的，无产阶级是从全体人民的利益出发去研究利用它的。因此，这些不具有阶级性的意识形态，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如何发挥作用，为什么阶级服务，不能不带有阶级的色彩。

教育对于社会物质条件具有强烈的反作用。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马克思说：“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这是第二性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4页）毛泽东同志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56页）《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这一基本观点。研究教育的本质和职能，离开这一基本观点，就要离开马克思主义的轨道。

按照上述基本观点，在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教育不可能脱离一定社会的政治与经济，而且是为一定社会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服务的。政治与经济相比，政治只能是一种手段，其终极目的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服务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是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教育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其目的也只能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因此，教育既不能混同于政治，也不能混同于经济，它只不过是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一种工具。过去由于左倾错误的指导思想，在教育工作的实践中，曾经一度出现过政治运动过多，生产劳动过多，教学质量下降，等等。特别是在十年动乱中，“四人帮”一方面把教育混同于政治，主张把所有学校一律办成“政治学校”，大学“只抓一个走资派的专业”；另一方面，又把教育等同于生产，提出“学校就是工厂（农场）”，“学生的一切真知都必须从生产实践中来”。这样，就歪曲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抹煞了教育所具有的特定的本质和职能。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过去教育工作的某些失误和“四人帮”的破坏，来否定教育在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中作用，否定对学生进行阶级斗争教育和劳动教育的必要性。正确的态度只能是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实事求是地总结历史经验，研究当前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使我们对于教育的本质和职能的认识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粉碎“四人帮”以后，在纠正左倾错误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提出“教育的本质是生产力”，从而把教育的作用局限于生产领域，同时也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否定了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有的同志出于好心，认为只有把教育归入生产力，才能纠正把教育看成消费事业和教育是无足轻重的观点，才能提高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诚然，教育对生产力有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科学技术比较发达的今天，教育已经成为进行现代化建设，提高劳动生产率的

重要条件。建国以来，我们的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为国家培养近九百万的各种专业人才，他们是我国现在的科学技术力量的基础，只有依靠这支力量，才有可能组织科学攻关，才有可能大幅度地提高我国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同时，也不能否认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明天的中国是属于青年一代的，因此教育青少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抵制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影响，是关系我国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对此我们要头脑清醒，不能陷入迷途。

## （二）

教育的本质与职能有着内在的联系。在无阶级的社会里，教育是生产斗争的工具，同时也对上层建筑领域起重要作用；在阶级斗争存在的社会条件下，教育对于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都起着重要作用。教育对社会生活的作用，集中表现在培养什么人这个根本问题上，不同的社会形态对培养规格是有不同的政治要求的。

在原始社会里，教育活动就是传递生产知识、生活经验和道德观念。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教育主要承担着生产斗争工具的职能，如果没有教育去进行生产知识的传递，社会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教育在意识形态领域中也起了重大的作用，如果没有教育去进行生活经验和道德观念传递，原始社会的公社不仅难于发展，而且不能存在。

在奴隶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阶级的对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从事精神生产的教育机关也就从生产领域中分离出来。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剥削与统治，利用教育为军事斗争服务，传授军事知识，进行军事训练，灌输奴隶主的道德观念，但是教育对生产斗争也起着重要作用，当时的教育也要进行读、写、算等的教学；同时还大量存在学稼找老农、学圃找老圃的教育活动，这更是对生产起着直接的作用。

在封建社会，不论“官学”或私塾，都是地主阶级用来作为传递封建文化思想的阵地，都是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在孔子的“六艺”中，主要的课程是“礼”和“乐”，是传授封建等级观念的。“射”、“御”是传授军事知识和军事技能的，也是为阶级斗争服务的；“书”、“数”等文化课，居次要地位，只不过是“小艺”。后来孔孟的儒家思想，几经加工修改，特别是董仲舒的“儒术”和程朱的“理学”占居统治地位以后，教育就基本上成为系统地传授“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思想和道德观念的工具。

在资本主义社会，特别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资产阶级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为了在竞争中取胜，不得不采用现代的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资产阶级就比较重视教育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职能和作用，利用教育传授复杂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生产管理的经验。但是资产阶级也十分重视利用教育传授他们的哲学、道德和政治观念。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各专业的在校学生数占整个高等学校在校学生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上，自然科学各专业必修的人文学科也占很大的比重，而且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它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培养能够为他们创造更多利润的又不会扰乱主人安宁的忠顺奴仆。尽管现代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把教育归入“第三产业”，实际上教育本身也不能直接创造物质产品。

社会主义的教育，是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人类文明的继承和发展。它一方面要把人类历史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传授给受教育者，一方面要使教育摆脱剥削阶级的影响，使受教育者具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社会主义觉悟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教育的发展规律，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85页）社会

主义教育与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在阶级实质上是根本对立的，这主要表现在对德育的要求、教育理论、教育制度和教育、教学内容的基本指导思想上，但是就教育本质来说，仍然是一种精神生产、教育的职能仍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和生产斗争的工具。《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剥削阶级作为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斗争已经不是主要矛盾。由于国内的因素和国际的影响，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某种条件下还有可能激化。既要反对把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又要反对认为阶级斗争已经熄灭的观点。”所以，我们不能说今天的教育可以不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服务，也不能说教育作为阶级斗争工具的职能可以不要了，而是要正确地利用教育作为阶级斗争的工具，恰当地处理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把教育的本质归属于生产力，抹煞了教育的阶级性是不符合我国当前社会实际的。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对社会主义教育的本质和职能决不能作片面的解释。不能在强调教育对政治的作用时，把教育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把教育的职能局限于阶级斗争范围；在强调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时，把教育的本质归结为生产性，把教育的职能局限于生产斗争范围。由于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教育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其职能和作用的表现形式也是会发生变化的。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中心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是把我国逐步建成具有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化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的强国。我国的教育必须适应这一历史转变，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材方面，但是，阶级斗争依然存在，教育也必须为阶级斗争服务。抓住主要矛盾，不能放弃次要矛盾，次要不等于不要。目前存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就是现实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不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不可能顺利进行。教育在当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中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否则就是教育工作者的失职。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教育的要求，概括起来就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教育事业的发展，要与经济建设相适应。在国家经济力量许可的范围内，努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的结构，大力发展战略技术教育，积极稳步地发展高等教育，使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同时，教育的发展也必须量力而行，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不能不顾经济条件对教育的制约，超越国家物力财力的可能，盲目地大发展，一股脑地扩大招生。另一方面，要提高学生的素质，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教育质量上。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现代科学文化素养的人。提高教育质量，必须正确处理德育与智育、红与专的关系。专不等于红，红必须专。既要反对以红代专，也要反对以专代红。那种鼓吹学生“自由发展”、“自己设计自己”，主张取消马列主义政治课，指责大学设政治辅导员、班主任是“管制学生”，“雷锋是木材不是人才”等奇谈怪论，势必把我们的教育引向背离党的领导，背离社会主义方向，背离教育方针的歧途。就我国整个的现实情况来看，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就培养人来说，不能说政治教育、道德教育、马克思主义的教育是次要的。这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需要。没有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就不会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重新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在教育工作中必须坚持德育与智育统一、政治与业务（文化）统一的原则”。既要提高学生的现代科学文化水平，又要加强对学生的“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爱国主义的教育、马列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和劳

动教育，克服资产阶级自由化、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

把教育归属于生产力，而生产力是没有阶级性的，这样很容易把教育引向脱离政治，忽视马列主义教育，忽视社会科学的错误方向。如果社会主义的教育没有阶级性了，还有什么必要搞社会主义的教育呢？我们如果放下武器，敌对阶级就会拿起它来对付我们。艾奇逊曾经把希望寄托于我们第三代身上，不可掉以轻心。

### (三)

马克思在同资产阶级庸俗的经济学家斗争中，论证了教育是一种精神生产，教师的劳动是非生产劳动。然而主张教育的本质是生产力的同志从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了不少“理论根据”，来说明教师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生产力。而有的同志却又宣称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已经“过时”了。因此，有必要就其中主要之点加以澄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说：“随着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性质的发展，生产劳动和它的承担者即生产工人的概念也就必然扩大。为了从事生产劳动，现在不一定亲自动手；只要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完成他所属的某一种职能就够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6页）有的同志根据马克思的这一段话，认为不从事物质生产的教育工作者，也被扩大到“生产工人的概念”中来了，也成为“总体工人”的一部分了。这完全是一种误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通篇是讲的物质生产过程，这里所说的“总体工人”是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直接地或间接地作用于劳动对象”（同上）的工人，根本没有把物质生产领域以外的劳动者“扩大”进去的意思。马克思就在上述的一段话的下面，接着又说：“从物质生产性质本身中得出的关于生产劳动的最初的定义，对于作为整体来看的总体工人始终是正确的。但是，对于总体工人中的每一个成员来说，就不再适用了。”（同上）马克思讲的“劳动过程本身的协作”，是指总体工人各个成员之间的分工，如有的人用手劳动，有的人用脑劳动，有的人当操作工，有的人当管理者或工程师，他们都是物质生产领域的“总体工人”的组分。马克思在这里根本不是讲的整个社会的分工，更不是要把生产工人的概念扩大到精神生产领域。所以，引用马克思的这段话，说明教师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生产力，是站不住脚的。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分册中说：“工人不得不从这种工资中支付给国家和教会的东西，则是为支付那强加于他的服务而作的一种扣除；工人支付在教育上的东西是微不足道的；凡是工人作这种支出的时候，这种支出是生产的因为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工人在医生、律师、牧师的服务上支出，算是他倒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10页）有的同志引用马克思说的“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这句话，说明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教育本质是生产力，这是不对的。马克思说的“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是完全正确的，他在其他的著作中也曾说过，教师的劳动，就是“直接把劳动力本身的生产、训练、发展、维持、再生产出来的劳动”，（同上第25卷第一册第164页）“教师的服务，……应加入劳动力的生产费用或再生产费用”。（同上第159页）这里主要是说工人支出的教育费用，较之支付给国家、教会、医生、律师、牧师的费用是合算的；工人支付的教育费用应该加进劳动力的再生产费用中去。“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并不等于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是物质的生产劳动，更不能据此推论教育的本质是生产力。“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说的是教育可以提高劳动者的劳动技能、科学文化水平和道德观念，这是属于精神生产的范畴。因此，把“教育会生产劳动能力”与教师的劳动是生产劳动这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等同起来，不是马

克思的原意。

有的同志直言不讳地说，由于当代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已经“过时”了，教育本来是精神生产，现在已经成为物质生产，教育工作者的劳动本来是非生产劳动，现在已经成为生产劳动。其实，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社会分工的发展，决不会使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合二而一”，决不会使教育的本质和职能发生根本的变化；只能引起社会劳动总量在物质生产部门和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分配比例的变化，即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量逐渐减少，非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量逐渐增加，这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有的同志认为这一“趋势”，已经引起了象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劳动概念的扩大，除了原来的物质生产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以外，可出现了第三部类和第四部类，教育已经成为一个“特殊的物质生产部门”，教育已经成为不可缺少的生产力。诚然，物质产品是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共同的结果，但是物质生产是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精神生产是创造精神财富的生产，二者不能等同。有人说“生产力包括科学，当然也应该包括教育”。对待这个问题也不能简单从事。生产力中包括科学是对的，但科学变为生产力必须经过一个转化的过程，就是说科学的发明、创造，必须应用、推广于物质生产领域，直接作用于劳动者、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和劳动方法。在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中，教育是一个纽带。科学成果、文化知识、生产经验要通过教育过程传授给人们；人们得到这种精神“产品”后，运用于物质生产过程，才能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正因为教育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过程，就不能构成生产力的直接因素，更不是直接的生产力，只能说教育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是“未来的生产力”。应该说明，这种说法，仅是就教育对生产力的作用而言。如果把教育的职能只局限于生产斗争的范围，否认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那就掩盖了教育的阶级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四卷第一分册的附录中，以讽刺、挖苦的笔调批判了孟德维尔的庸俗的“生产劳动”的观点：“孟德维尔在他的《蜜蜂的寓言》中已经证明，任何一种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等等”。“只有孟德维尔才比充满庸人精神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辩护者勇敢得多、诚实得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一分册，第415页）有的同志把马克思批判孟德维尔的“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的观点，并以此作为“理论根据”，来证明教师的劳动是生产劳动，教育的本质是生产力，这完全是一种误解。

早在一百多年前，资产阶级庸俗的经济学家就从个别资本家的立场出发，提出“一切职业都具有生产性”的论点，妄图抹煞阶级矛盾，掩盖资本家的剥削。按照这种观点，靠剪息票为生的资产者、交易所的老板、国家机构的官员、警察、律师等等，都是“生产劳动者”；凡是能够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或利润的劳动都是生产劳动，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校董带来利润就是生产劳动。马克思也讲过教师的劳动是生产劳动，也正是从个别资本家的角度来说的。马克思在讲到整个社会分工时，并没有把教师从事的精神生产归入生产劳动的范畴，因为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教师并不直接参加物质生产，也不创造剩余产品，而只是物质产品的消费者。

有些同志热衷于“第三产业”的理论，把教育的本质归于生产力，把教师的劳动说成是生产劳动，似乎这是什么“新发现”，实际上就是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早已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的观点。当代的世界，与一百多年前大不相同，科学技术有了高度发展，生产社会化也有了高度发展，但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物质与精神、政治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基本理论，仍然没有过时，仍然是指导我们研究教育的本质

与职能的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集中起来我的看法是：教育的本质是精神的再生产，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对国家政治生活也发挥着重大作用。把教育的本质归属于生产力，抹煞教育的阶级性，把教育的职能局限于生产力范围，不符合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也不符合我国教育的实际情况。这只是个人的看法，错误难免，欢迎批评。

# 教育的本质与归属

内蒙古师范学院 斯乃铮

关于教育本质的讨论已进行几年了，许多会议进行了争论，不少同志发表了文章，从各个角度提出了许多精辟之见。然而，遗憾的是，教育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却并没有解决，甚至一度有暂时尚无条件解决之议。事情果是这样困难，还是别有原因呢？我认为根本症结就在于争论中不少同志背离了确定事物本质的基本原则，误解了“本质”这一概念的基本涵义，以至错把表明教育的外在关系的归属或功能问题，当做教育的本质来论争。结果，必然是各执一端，互说不服，莫衷一是。本文想就此谈一点不成熟看法，或许有助于另辟蹊径的新探讨。

## 一、怎样确定事物的本质

要确定事物的本质，首先应弄清本质这个概念的科学涵义。一般说，事物的本质就是关于该事物的质的规定性，是决定此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根本原因。构成事物的本质有三个要点：（一）事物的本质是由事物的内部矛盾、内部联系所构成，而不是该事物与外部联系的方面。（二）本质所反映的内在矛盾是一贯的、稳定的、深刻的，而不是随外部条件随时变化的。（三）事物本质的改变，就是质的规定性的改变，就是对该事物的彻底否定。这本来都是众所周知的事，可惜在讨论教育的本质时却把它忘怀了。现在我们来对照一下，看看问题是否就出在这里？

（一）关于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上层建筑问题。这种观点的错误，首先就在于它违背了本质乃事物的内在矛盾所构成的规定。持此论者所论证的不是教育自身所固有的内在矛盾特征，而是教育与经济基础的制约关系，以及与其它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因此，连篇累牍虽不乏精辟之见，但是差了路径，却终究触不到教育的内在矛盾，自然不可能揭露教育的真正本质。

其次，违背了本质是此事物区别于彼事物的根本原因的规定。他们本来论证的，只是教育应属于上层建筑范畴的社会现象的道理，并未触及教育的本质，却硬要由此得出结论：教育既属于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就是教育的本质。照此逻辑，，那末那些原本就完全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现象，如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其本质岂不更都应该是上层建筑。这样一来，教育与政治法律、道德、宗教、艺术等，岂不混同为一个本质，成了同一件事物，又如何区分它们之间的本质差别呢？显然的逻辑矛盾，反映着事实上的严重错误。因为，一切属于上层建筑的社会现象，其本质却并不就是上层建筑，正像属于动物的人，其本质却不就是动物一样。

再次，背弃事物本质的一贯性和稳定性。把教育的本质定为上层建筑，把不同社会条件下教育阶级性的变化，又认为就是教育本质的根本改变，岂不意味着不同社会条件下的教

育，就不再是同一件事物，自然，教育也就没有什么一贯的稳定的本质。我们也就只能讨论具体的地主阶级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农民阶级教育或无产阶级教育的本质，而不能讨论什么贯穿古今中外一切教育现象的那个普遍教育的本质。可是，我们大家追求的恰恰正是这个本质。可见，违背了确定事物本质的基本原则，所造成的混乱是无法排解的。

(二)关于教育的本质就是生产力问题。这同样会有上述错误。首先，把教育的本质说成是生产力的依据，也不是从教育自身的内在矛盾发出，也不是从生产力的内在矛盾结构出发，而是从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出发，论证的是教育应属于生产力的道理。这样，把本意认为应属于生产范畴的事物，说成其本质就是生产力，同样会混淆生产力范畴中各种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既然教育(这个新挤进生产力来的家族成员)的本质是生产力，那些原属于生产力组成部分的生产资料、生产工具，劳动者、劳动对象以及科学技术等的本质，更应当是生产力。这样，许多原本不同的事物，却同是一个本质。本质不能成为区分事物的根本原因，反而成了混同万象的主要根源，岂非咄咄怪事。

其次，如果说教育的本质就是生产力，自然就意味着世界上所有存在过的教育都应是生产力，都是为发展生产服务的。然而不幸的是，历史和现实中，却有大量不为生产服务，不培养生产力的教育。例如，我国古代封建社会的学校，传的是三纲五常之道，授的是四书五经之业，解的是“辟邪说正人心”之惑，培养的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担的官僚士绅，是不劳而获的“食于人”者。他们不仅不事生产，而且残酷地剥削生产者，破坏生产，难道说这种学校教育就不是教育吗？现代的军事学校、宗教学校，也是不研究什么为提高人民生活所必须的生产问题的；有的还可能正是传授什么破坏生产的经验的，也不能说这就不是教育。我们千万不可忘记的是，教育既可以把科学知识“物化”为生产力，也可以把科学知识“物化”为消耗和破坏生产力的力。照此看来，同一个教育，岂不有两个截然相反的本质？所以，教育本质是生产力的说法，也是违背本质应有一贯性和稳定性的。

再次，认为教育的本质是生产力，就无法解释教育要为生产建设服务、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教育最终要受生产力制约等一系列逻辑混乱问题。

(三)关于教育本质的其它异说。也有一些同志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一种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有的还认为是一种精神生产。显然，这些说法也都是对教育职能的外部表现的概括，而不是对教育的内在矛盾特征的揭示。因此，这些说法虽然也反映了教育的某些属性，却不可能成为贯穿人类自古以来一切教育现象的本质，不可能成为使教育区别于一切其他社会现象的根本依据。例如，把教育的本质定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就很难说明教育与文学、艺术、道德等其它也具有培养性能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本质差别。特别是，如果把教育的本质简单地说成是“社会实践活动”，那就更加荒谬。社会实践种类繁多，最概括的分法也有生产斗争、阶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而每一类中又包括着种种不同的实践活动。如果教育的本质就是社会实践活动，那末万事万殊的实践活动的本质，岂不都可以叫做社会实践活动。这岂不又是万象混一的咄咄怪事。同样，把教育的本质说成是“精神生产”，就无法处理许许多多具有精神生产职能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区别和联系。文学、艺术、哲学、史学……都是精神生产，难道与教育共有一个本质？

由此可见，一切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只要在确定事物本质的原则面前加以检验，其是非曲直是可以立见分晓的。

## 二、什么是教育的本质

要正确确定教育的本质，必须信守关于确定事物本质的原则，必须抓住教育这一社会现

象的内在矛盾结构，揭示其从整体上决定教育的性能和方向的一贯稳定因素。据此，我们认为：

（一）教育是传递人类生活经验的工具众所周知，人类为了社会的延续和发展，为了后一代的幸福，必须把前人所积累的生活经验传递给下一代。换句话说，就是人类为了扩大再生产和人类自身再生产，都需要把人类已有的生产斗争知识和技能传授给下一代。以适应既有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又要传授即有的社会意识形态，以适应既定的生产关系。这种把社会生活经验传递给下一代，传递给无经验者的活动就是教育。反过来说，教育就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的工具。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生产生活经验的积累日多，传递这些经验的要求愈切，传递的方式也会愈加复杂。但是，无论传递原始社会简单的打石、磨骨、采集、渔猎技术，还是传授封建社会脱离生产劳动的儒家经曲、八股文章，或者是传递与现代化生产紧密联系的教育科学技术知识，教育作为专门传递人类社会生活经验工具的性质却并无改变。任何时代，教育所面临的根本矛盾，就是人类无社会生活经验和有社会生活经验（或说是，自然的人和社会的人，无知和有知）的矛盾。这矛盾只有通过教育，也就是通过社会生活经验的传递来解决。所以可以说，教育就是专为传递社会生活经验而产生、而存在、而发展的。教育的内在矛盾结构也正是适应这一矛盾要求形成的。这就是由社会生活经验的传递者（即教育者）→社会生活经验（即教育内容）→社会生活经验的接受者（即被教育者）三方面构成的有机整体。这个结构方式也说明，它就是一个社会生活经验的传输系统。所以，我们把教育本质的核心看做是专门传递社会生活经验的工具，是正确地反映了教育的内在矛盾结构，并确能成为使教育区别于其它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原因的。世界上自古至今，一切教育现象归根来说，都是传递社会生活经验的活动；一切教育形式，都依从于上述教育的基本矛盾结构；一切教育职能，都是这一工具由于所传社会生活经验不同而显示的不同作用。由此也可看出，我们所确认的教育本质的一贯性和确定性。

这里需要说明：社会生活经验是个广泛的概念，既包括物质生活，也包括精神生活经验；既包括直接经验，也包括间接经验；既包括生产技能，也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包括人类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只有非社会的本能性生活经验是勿需专门传递的，如饮食、男女。但是，即便这些内容，只要赋予了社会意义的那些部分，如性卫生、饮食卫生等科学知识和道德观念，则又是需要教育专门传递的。这也显示了教育这一工具的广泛功能。

（二）教育向来是从属于一定社会的（在阶级社会是从属于一定阶级的），教育做为传递社会生活经验的工具，虽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永恒性的，但却不是超然物外、孤立发展的。教育要传递什么样的生活经验，怎样传递，通过什么组织形式，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总是根据一定社会的需要（在阶级社会里根据一定阶级的需要）和条件而进行的。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教育对社会的这种依赖关系深刻地一贯地影响着教育的观点、目的、内容和制度，以及教育的发展规模等方面；教育的历史性和阶级性，也正是根据这种影响的性质划分出来的。例如，封建社会的教育，正因为受封建主义制度和地主阶级的影响，使其教育目的、制度、内容等具有封建主义性质，而被称为封建主义的教育；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的教育，亦因其受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和资产阶级影响，而成为资本主义教育或资产阶级教育。社会对于教育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永远存在的。我们在认识教育的本质时，必须把教育总是要接受一定社会（在阶级社会里接受一定阶级）的影响，这种与生俱来的特点，看作是它的本质属性之一。从而才能正确理解各社会形态下教育的不同作用和性质。无视这种属性是